LIBRARY
JUL 22 1970
UNIVERSITY OF TORONTO

BJ
1548
L53
1692
V.2

9911059

羣言瀝液卷之三

古宜梁顯祖艮夫彙編

張子曰精氣者自無而有游魂者自有而無自無而有神之情也自有而無鬼之情也自無而有故顯而爲物神之狀也自有而無故隱而爲變鬼之狀也

司馬溫公曰學者所以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安以學爲

歐陽修曰星隕於地腥礦頑醜化爲惡石其昭然

在上而萬物仰之者精氣之聚爾及其斃也瓦
礫之不若也人之死骨肉臭腐螻蟻之食爾其
貴乎萬物者亦精氣也其精氣不奪於物則蘊
而爲思慮發而爲事業著而爲文章昭乎百世
之上而仰乎百世之下非如星之精氣隨其斃
而滅也可不貴哉而生也利欲以昏昧之死也
臭腐而棄之而慼者方曰足乎利欲所以成吾
身吾於是乎有感

倪岳曰梓潼帝君者按圖志神姓張諱亞子其先

越巂人以復母仇徙劒州之大曲山仕晉戰沒
唐玄宗西狩封左丞僖宗加封濟順王宋封英
顯而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有司命司祿與梓
潼無干道書謂上帝命梓潼神掌文昌府事及
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爲文昌司祿宏仁大帝蓋
其誕也
薛文清公曰程朱之外諸儒性理雜論尤當大著
眼力以辨其眞是眞非不可執以爲先儒成說
而悉從其言魯齋謂其言有彌近理而大亂眞

者蓋謂是也

胡五峯曰一日之旦莫天地之始終具焉一事之始終鬼神之變化具焉

問釋氏理障之說程子曰釋氏有此說謂既明此理而又執持是理故爲障此錯看了理字也天下只有一箇理既明此理夫復何障若以理爲障則是已與理爲二

呂新吾曰財者天下之財也流通之物專之不祥故其聚也以貪吝其散也以禍殃古今厚積者

多矣未有不以禍散者與其禍敗也而累吾身孰若以善散也而積吾德乎故厚積之家其害有十一則審編屈指加之重徭二則貪壘垂涎羅以他罪三則爲盜賊所睥睨性命不能自必四則爲鄉鄰所嫉妒幸其災而樂其禍五則爲士君子所鄙羞其俗而笑其濁六則爲天道所忌惡其吝而害其奢七則爲子孫之殃益其過而損其志八則爲亂世之憂棄之不忍攜之不能九則爲此身之累日籌算而夜煩勞十則爲

臨死牽心憂後人不能保守夫人冬一裘夏一葛朝一饔夕一飧所需能幾一歲人事之資凶年之備所需又能幾大率家雖甚富積三歲之計可矣餘則念我同類思以相分蓋天之富人非厚其身正欲假之善者以均其惠也

張南軒曰于定國爲廷尉天下無寃民史氏將誰欺趙蓋韓楊之死皆在定國之手寃莫大焉大凡看史不可被史官瞞過張釋之爲廷尉有驚乘輿馬者上欲誅之釋之以爲當罰金且曰法

者天下之公共也。且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釋之知廷尉爲天下之平。而不知人君爲天下之平

朱子曰。事只有箇是非。只揀是處行將去。必欲回互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却自定。

劉更生曰。宋人有得玉者。獻諸司城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與我皆

喪寶也。不若人自有其寶。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摶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摶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與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取彌精。其知彌觕。其取彌觕。子罕之所寶者至矣。

程伊川曰。君子宜獲祐。然而有貧悴短夭以至無繼者。天意如何。氣鍾於賢者。固有所不周也。

薛文清公曰。程子云。仙者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耶。愚謂仙者雖竊造化之機以延年。亦未有久而不散者。不然。自古以仙得名者多矣。何千百年不見一人在世耶。

或曰。天災流行。陰陽舛訛。天以之警於人與。劉文成公曰。否。天以氣爲質。氣失其平則變。是故風雨露雷。晦明寒暑者。天之喘汗呼噓。動息啓閉收發也。氣行而通。則陰陽和。律呂正。萬物並育。五位時若。天之得其常也。氣行而壅。壅則激。激

則變。變而後病生焉。故吼而爲暴風。鬱而爲虹蜺。不平之氣見也。冬雷夏霜。驟雨疾風。折木漂山。三光盪摩。五精亂行。晝昏夜明。瘴疫流行。水旱愆殃。天之病也。霧濁星妖。暈背祲氛。病將至而色先知也。天病矣。物受天之氣以生者也。能無病乎。是瘥癘夭札。人之病也。狂亂反常。顛蹶披猖。中天之病氣而不知其所爲也。雖天亦無如之何也。惟聖人有神道焉。神道先知。防於未形。不待其幾之發也。堯之水九載。湯之旱七載。

天下之民不知其災朱均不才為氣所勝則舉
舜禹以當之桀紂反道自絕於天則率天下以
伐之元氣之不汨聖人為之也曰然則人勝天
與曰天有所不能而人能之此人之所以配天
地為三也曰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
百殃非與曰此天之本心也而天有所不能病
於氣也惟聖人能救之是故聖人猶良醫也朱
均不肖堯舜醫而瘳之桀紂暴虐湯武又醫而
瘳之周末孔子善醫而時不用故著其方以傳

於世易書詩春秋是也高文光武能於醫而未
聖故病少愈而氣不盡復和安以降病作而無
其醫桓靈以鈎吻爲參苓而操懿之徒又加鴆
焉由是病入於膏肓而天道幾乎窮矣曰然則
元氣息矣乎曰有元氣乃有天地天地有壞元
氣無息堯舜湯武立其法孔子傳其方方與法
不泯也有善醫者舉而行之元氣復矣
高景逸曰會有一禪者問余曰儒家言性與佛同
否余曰不同曰性豈有二耶余曰上人了悟人

也。又解儒書。請以二則質。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其厚同列之意甚美。夫子何以潑嗟重慨曰。非我也。夫二三子也。禪家如此否。曰否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其尊師之意甚美。夫子何以嚴詞切貶曰。行詐。曰欺天。禪家如此否。曰否也。余曰儒家之言性如此。禪者不知所謂也。聖人之學。所以異於釋氏者。只一性字。聖人言性。所以異於釋氏言性者。只一理字。理者天理也。天理者。天然自有之條理也。故曰天序。天秩。天

命天討此處差不得鍼芒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明道見得天理精故曰傳燈錄千七百人若有
一人悟道者臨死須尋一尺布裹頭而死必不
肯削髮異服而終此與曾子易簀意同了此便
知厚葬爲臣二則此理在拈花一脈之上非窮
理到至極處不易言也

呂新吾曰今之爲舉子文者遇爲學題目每以知
行作比試思知箇甚麼行箇甚麼遇爲政題目
每以教養作比試問做官養了那箇教了那箇

若貧口舌浮談。以自致其身。以邀國家寵利。此與誆騙何異。吾輩宜惕然醒矣。

問天地無心而成化。又何以云以生物爲心耶。蔡虛齋曰。天地別無勾當。只是生物而已。則其所主宰者在此。此便有心之道。

問人生即是氣。死則氣散。浮屠氏不足信。然世間人爲惡死。若無地獄治之。彼何所懲。朱子曰。且說堯舜三代之世。無浮屠氏。乃比屋可封。天下太平。及其後。有浮屠而爲惡者滿天下。若爲惡

者。必待死然後治之。則生人立君。又焉用。問嘗記前輩說。除却浮屠祠廟。天下便知向善。莫是此意、曰。自浮屠氏入中國。善之名便錯了。渠把奉佛為善。如修橋造路。猶有益於人。以齋僧立寺為善。善安在。所謂除浮屠祠廟便向善者。天下之人。既不溺於彼。自然孝父母悌長上做一好人便是善。大抵今之佛書。多是後世做文字者所為。向見伯恭說。曾看藏經。其中有至不成說話者。今世傳一二本經。乃是其祖師所傳。故

士大夫好佛者。多爲簧鼓。問漢時。如鄭康成注二禮。但云鬼神是氣。至佛入中國。人鬼始亂。曰然。

或問於郁離子曰。在律婦有七出。聖人之言也。曰是後世薄夫之所云。非聖人意也。夫婦人從夫者也。淫也。妒也。不孝也。多言也。盜也。五者天下之惡德也。婦而有焉。出之宜也。惡疾之與無子。豈人之所欲哉。非所欲而得之。其不幸也大矣。而出之。忍矣哉。夫婦人倫之一也。婦以夫爲天。

不矜其不幸而遂棄之。豈天理哉。而以是爲典訓。是教不仁以賊人道。仲尼沒而邪辭作。懼人之不信。而駕聖人以逞其說。嗚呼、聖人不幸而受誣也久矣哉。

張子荅范巽之曰。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語。顧語未必信耳。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喻。亦不待語而後知、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爲異端所劫。進進不已。則物怪不

須辨異端不必攻不逾期年吾道勝矣若欲委之無竆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爲疑撓智爲物昏交來無間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

蘇文忠公曰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身試之凡免我於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於嶮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是以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

或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免此程伊川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己固可爲親奈何曰爲己爲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聖人言命葢爲中人以下者設非爲上智者言也中人以下於得喪之際不能不惑故有命之說然後能安若上智之人更不言命惟安於義借使求則得之然非義則不求此樂天

者之事也上智之人安於義中人以下安於命若乃聞命而不能安之者又其下者也

眞西山曰。百家之學。惟老氏所該者衆。今摭其易知者言之。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曰無爲民自化。好靜民自正。無事民自富。無欲民自樸。無情民自清。此近理之言也。曹參以之相漢。收寧一之效。文帝以之治漢。成富庶之功。雖君子有取焉。曰、玄牝之門。爲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此養生之言也。而爲方士者祖焉。曰將欲

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此陰謀之
言也范蠡用之以取吳張良本之以滅項而言
兵者尚焉曰大道廢有仁義曰失道而後德失
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
之薄而亂之首此矯弊之言而放蕩者宗之至
其以事物爲粗迹以空虛爲妙用蒙莊氏因之
以荒唐繆悠之辭譁於世而清談者傚之自其
近理者言之固在所可取然皆吾聖人之所有
也下乎此則一偏一曲之學其弊有不可勝言

者養生之說則神仙方藥之所自出也陰謀之術則申商韓非之所本也放蕩之害至劉伶阮籍而甚淸談之禍至王弼何晏而極皆以惑亂世主斲喪生民雖老莊之學初未至此然本源一差其流必有甚焉以是言之曷若由堯舜周孔之道爲無弊哉或謂自漢以來有黃老之稱黃帝亦聖人也其道與老子均乎曰此謂醫師之宗神農巫步之祖大禹非其傳之正也或又謂文帝用黃老而天下安武帝用儒術而海內

耗。則儒術果不逮黃老矣。曰非也。淸靜慈儉。老氏之所長。而文帝用之。故其效如此。然亦富之而未及敎也。使其用孔子之道。則其成功豈止是哉。若武帝之於儒術。特崇其名而已。而所以數耗生民者。則神仙刑名兵家之罪。儒術何與焉。是不得不辨。

薛文淸公曰。豈獨樂有雅鄭耶。書亦有之。四書六經。濂洛關閩諸聖賢之書。雅也。嗜者少矣。夫何故。以其味之澹也。百家小說淫詞綺語怪誕不

經之書。鄭也。莫不喜談而樂道之。蓋不待教者而好之者矣。夫何故。以其味之甘也。澹則人心平而天理存。甘則人心迷而人欲肆。是其得失之歸。亦何異於樂之感人也哉。

羅整菴曰。程子言性即理也。象山言心即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安可不明辨之。昔吾夫子贊易。言性屢矣。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曰成之者性。曰聖人作易以順性命之理。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但詳味此數。

言性卽理也明矣於心亦屢言之曰聖人以此洗心曰易其心而後語曰能說諸心夫心而曰洗曰易曰說洗心而曰以此試詳味此數語謂心卽理也其可通乎且孟子常言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尤爲明白易見故學而不取證於經書一切師心自用未有不自誤者也自誤已不可況誤人乎

方正學曰凡文之爲用明道立政二端而已道以淑斯民政以養斯民民非養不能羣居以生非

教不能別於衆物。故聖人者出。作爲禮樂教化
刑罰以治之。修其五倫六紀天衷人極以正之。
而一寓之於文。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心。見於
詩書易禮春秋之文者。皆以文乎此而已。舍此
以爲文者。聖賢無之。後世務焉。其弊始於晉宋
齊梁之間。盛於唐。甚於宋。流至於今。未知其所
止也。唐之士。最以文爲法於後世者。惟韓退之。
而退之之文。言聖人之道者。舍原道無稱焉。言
先王之政。而得其要者。求其片簡之記無有焉。

舉唐人之不及退之者。可知也。舉後世之不及唐者。又可知也。漢儒之文。有益於世。得聖人之意者。惟董仲舒賈誼。攻浮靡綺麗之辭。不根據於道理者。莫陋於司馬相如。退之屢稱古之聖賢文章之盛。相如必在其中。而董賈不一與焉。其去取之謬如此。而不識其何說也。苟以其文未粹耶。則艱險之元結。俳諧之李觀。且在所取矣。如之何其去二子也。苟以其所述者。王霸之道。不敢列之於文人之後耶。則孔子孟子。固與

荀卿屈原李斯並稱矣安在其能尊二子也退之以知道自居而於董賈獨抑之相如獨進之則其所知者果何道乎然相如雖陋其辭賦猶皆有爲而作非虛語也近世則不然一室之微號之以美名輒從而文之覩其名紛然雜出皆古之所未聞考其辭輕俳巧薄皆古人之所未有而求者以是望於人作者以是夸於時似有所爲使相如之奴隸見之且將棄去而今之士莫知其爲非此又退之之時所無有者也

問魂魄何也。程子曰。魂只是陽。魄只是陰。魂氣歸於天。體魄歸於地也。如道家三魂七魄之說。妄爾。

歐陽文忠公曰。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王者仁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為私惠也。惟天地生萬物。所以養於人也。然代天而治物者。常為之節。使其足用。而取之不過。故物得遂其生而不夭。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而爲萬世之利。此所以爲聖人也。浮屠氏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庖犧氏遂爲人間之聖人地下之罪人矣。

朱子曰。今教官只教人做科舉時文。若科舉時文。他心心念念要爭功名。若不教他。你道他自做不做。何待設官置吏。費廩祿。教他做也。須是當職底人。怕人不識義理要教人識些。如今全無

此意。

問異端何以高而無實。胡雲峯曰。此之虛虛而有
彼之虛虛而無此之寂寂而感彼之寂寂而滅
所以高而無實。

桓次公曰。善養者不必芻豢也。善供服者不必錦
繡也。以己之所有。盡事其親。孝之至也。故匹夫
勤勞。猶足以順理。歠菽飲水。足以致其敬。孔子
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不敬何以別乎。故上孝
養志。其次養色。其次養體。貴其禮不貪其養禮

順心和養雖不備可也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
鄰之禴祭也故富貴而無禮不如貧賤之孝悌
王仲任曰傳曰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宣王
將田於圃杜伯起於道左射宣王宣王伏韔而
死趙簡公殺其臣莊子義而不辜簡公將入於
桓門莊子義起於道左杖而捶之斃於車下二
者死人爲鬼能害人之驗也無之奈何曰人生
萬物之中物死不能爲鬼人死何故獨能爲鬼
如以人貴能爲鬼則死者皆當爲鬼杜伯莊子

義何獨爲鬼也如以彼非辜者能爲鬼世間臣子被非辜者多矣比干子胥輩何不爲鬼夫杜伯莊子義忿恨報殺其君罪莫大於弑君則夫死爲鬼之尊者當復誅之非杜伯莊子義所敢爲也世多似是而非虛僞類真故杜伯莊子義之語往往而存

曹月川曰南容免於刑戮只是不輕言妄動取禍當言而言雖箕子之囚比干之死豈容苟免若以直言極諫而折廷諍爲不謹言豈聖門忠孝

之教○
程子曰○有死而復蘇者○故禮三日而殮○然趙簡子
七日猶蘇○雖蛆食其舌鼻○猶不害○惟伏地甚者○
遂致并腹臙背冷○故未三日而殮○皆有殺之之
理○

趙端肅公自姚徙居郡城○亦頗經營風水○一日語
人曰○吾昨念之○富貴之家○能致地師○千里之外○
有佳山水處○又能出重貲以購之○其人不可○又
能以勢力强之○得善地已○又將得富貴○得富貴

已。又將得善地。如環之無端。千百世不絕。皆人與地爲政。於是以手指天曰。此。老。將。安。所。事。事。耶。一笑而罷。

問人生天地間。惟有講學一事。固矣。第講學者多惹人議論。奈何。馮少墟曰。議論何病。議。論。然。後。見。君。子。且吾輩爲學。非所以學孔孟耶。孔子講學。或人疑其爲佞。孟子講學。外人譏其好辯。不特此也。伊川有洛黨之嫌。紫陽有僞學之禁。眞西山稱爲眞小人。魏了翁號爲僞君子。自古聖

賢未有不從是非毀譽中來者故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裡過。又曰。金不鍊不精。玉不琢不美。可見是非毀譽聖賢方藉以為煆煉砥礪之資也又何計人之議論哉不然瞻前顧後方信忽疑是遵道而行。半途而廢者也。白沙先生詩有云。飽歷冰霜十九冬。肝腸鐵樣對諸攻。羣譏衆詆尋常事。了取男兒一世中。願與諸君日三復之。

賀醫閭先生。因諸生於朋友間。不知責善之道。命作朋友論來看。已而各作論來請敎。先生讀之

曰。既知得朋友之論如此。却都會這等說話。全不依這言行。便不是人了。便如鸚鵡猩猩說人底話。做不得人底事。一般更成箇甚麽人。

朱子曰。歸根本老氏語。畢竟無。歸這箇何嘗動。此性只是天地之性。當時不是自彼來入此。亦不是既去而復歸。如月影在一盆水裏。除了盆水便無了。豈是這月影又飛上天去。歸那月裏哉。又如這花落。便無這花了。豈是歸去那裏。明年又復來生這枝上哉。

蔡虛齋曰朱子云學問須是警省且如瑞巖和尚每日常自問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却不能如此又或問佛氏亦有此語曰其喚醒此心則同其爲道則異吾儒喚醒此心欲他照管許多道理佛氏則空喚醒在此無所作爲異處在此

孔僖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謂爲不吉止僖曰子盍辭乎僖曰學不爲人仕不擇官吉凶由己而由卜乎

朱子曰。道家行法只是精神想出。恐人不信。故以法愚之。

滇俗崇釋信鬼。鶴慶元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動數萬人。爭以金泥其面。林俊按鶴慶。命焚之。父老爭犯之者。能致雹損稼。俊命積薪舉火。果雹即止。火發無他。遂焚之。得金數百兩。悉輸之官。

劉文成公曰。世之所謂浮屠者。果何道而能使人信奉之若是哉。人情莫不好安樂而惡憂患。故

惴之必於其所恒懼誘之必於其所恒願然後不待驅而自赴。浮屠氏設爲禍福之說。其亦巧於致人與。夫四海之衆林林也。而無不爲其所致。何哉。彼固非止惑愚昧而已也。人情無不愛其親。親没矣。哀痛之情未置。而謂冥冥之中。欲加以罪。孰不惕然而動於其心哉。問有疑焉。則羣咻之。若目見其死者拘於囹圄。受箠楚而望救者。故中材之人。莫不波馳而蟻附。雖有篤行守道之親。則亦文致其罪。以告哀於土偶木俑

以爲趨利避害失之遠矣

范竹溪曰世之有卓品者咸視財爲羶途爲穢物有道者觀之殊不然財若在君子之手用之助國養賢周窮救命則有財已勝無財多財更勝少財青蚨皆德輝皆恩膏皆有精神光彩錢神即天工也一落小人之手則用以宣淫逞兇濟惡結寃方始爲羶途爲穢物矣斯亦財之不幸也夫非財之罪也

葉夢得曰凡人壽夭死生豈一醫工所能增損不

幸疾未必死而爲庸醫所殺者或有之矣未有不可爲之疾而醫可活也方書之設本以備可治之疾使無至於人傷而已扁鵲亦自言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比當生者越人能起之耳故人與其因循疾病而受欺於庸醫好奇無驗之害不若稍知治身攝生於安樂無事之時以自養其天年也

皮日休曰文學之於人也譬乎藥善服有濟不善服反爲害

倪岳曰按傳漢張道陵順帝時客蜀學道鳴鶴山造作符書惑百姓從其道者令出五斗米爲共時稱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法相授受自號師君目其衆曰鬼曰卒曰祭酒大抵與黃巾相類而朝廷不能討魯因據漢中今所傳道陵桓帝時於靈逢雲臺峯白日上升年百二十歲葢其妄也而沿唐天寶詔稱漢天師

朱子曰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把許多麤惡底氣都做心之妙理合

當恁地自然做將去只道這是胸中流出自然
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夾襍在裡一齊滾將去
道害事不害事

呂新吾曰問吉凶於卜筮者惑也善則吉不善則
凶登泰山造浮圖衣冠土木諂事鬼神者褻也
善則福不善則禍求人之譽怨人之毀者勞也
善則譽不善則毀雖然此理也此古聖人教人
不得已之說也至其自爲則不然善者皆凶而
君子不敢避善以趨吉善者皆禍而君子不敢

忘善以徼福善者百毀而君子不敢違善以要譽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義婦順家人和姻族睦不傷人不害物安常處順以求無負於民彝如斯而已矣其吉也福也譽也君子之爲善自若也反是君子之爲善亦自若也吾爲所當爲如饑之食渴之飲耳吾不爲所不爲如饑不食菫渴不飲鴆耳吉凶禍福毀譽聽其自來也於我何與焉雖然善難言也不擇善者每失之或日忘其貴賤同其尊卑忍恥包羞納侮受欺善

乎曰非也此老莊也不然是以寬爲阱也君子臨下以莊體統以辨爾汝不受使人無犯是故有寬爲惡而嚴爲善者此類是也或曰勿擇是非莫問賢愚慈悲憐愛樂施好予善乎曰非也此釋氏也不然是以恩爲市也君子推恩有序由親及疎不惜有罪不忍無辜是故有殺不爲暴而赦不爲仁者此類是也或曰正色直言切責愚悖盡我實心忘人怨懟善乎曰非也此親師之道也不然是以直賈禍也君子較其厚薄

觀人審已。和平獎勸。以遠辱恥。是故有薄責於人為是而攻人之惡為非者此類是也

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為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為善。程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偽教而人可化乎

司馬溫公曰。古人有大勳德、勒銘鐘鼎。藏之宗廟。其葬則有豐碑以下棺耳。秦漢以來。始命文士褒贊功德。刻之於石。亦謂之碑。降及南朝。復有銘誌。埋之墓中。使其人果大賢耶。則名聞昭顯。

衆所稱頌流播終古不可掩蔽豈待碑誌始爲
人知若其不賢也雖以巧言麗詞强加釆飾功
侔呂望德比仲尼徒取譏笑其誰肯信碑猶立
於墓道人得見之誌乃藏於壙中自非開發莫
之睹也隋文帝子秦王俊薨府僚請立碑帝曰
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徒與人作鎮
石耳此實語也今既不能免依其誌文但可直
敘鄉里世家官簿始終而已季札墓前有石世
稱孔子所篆云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豈在

多言。然後人知其賢也。今但刻姓名於墓前。人
自知之耳。
陳清瀾曰。儒以義理爲主。佛以知覺爲主。學術眞
似同異。是非邪正。皆判於此。孔子曰。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孟子曰。非仁無
爲也。非禮無行也。周子曰。仁義禮智四者。動靜
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此以義理爲主也。傳燈
錄曰。作用是性。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
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陸象山曰。吾目

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更要甚存誠持敬○楊慈湖曰○吾目○視、耳聽、鼻臭、口嘗、手執、足運、無非大道之用王陽明曰○邪能視聽言動底○便是性○便是天理○此以知覺爲主也○愚謂義○理○於○人○所○係○甚○重○全義理○則爲聖爲賢○失義理○則爲愚爲不肯○知覺則夫人有之○雖桀紂盜跖亦有之○豈可謂能視聽言動底○便是天理○無非大道之用耶○此理甚明○豈容誣也○

胡敬齋曰老氏之學是見得一箇物事在窈冥昏
默中遂指爲太極釋氏是見得自己一箇精神
知覺在光明不昧中遂指爲心性然皆非眞物

顧涇陽曰此身有重於泰山之時有輕於鴻毛之
時當其重而重之固是重身當其輕而輕之亦
是重身

胡五峯曰即物而眞者聖人之道也談眞離物者
釋氏之幻也

胡氏曰三教之名自其徒失本眞而云然然其謬

之尤甚者道家是也夫道以天下共由而得名猶道路然得道而盡惟堯舜文王孔子耳老聃之言獨善其身不可與天下共由也而名之曰道失之矣

朱子曰陸楊二人是十分好人本是禪學却以吾儒說語遮掩欽夫伯恭不曾看佛書所以看他不破愚謂釋氏說死心象山說活心只是拈弄精神專於已發處認其本心象山惡人讀書謂以意見而蔽其本心正達磨所謂不立文字見

性成佛之說無吾儒存心養性已上一段工夫
慈湖於扇訟之次問曰敢問足下如何是良心
象山離席大呼謂適坐剖決是非即是此所謂
於流行發見之地而見其心也剖決者是非之
心智之端也是者是之則爲好仁非者非之即
爲惡不仁心之可見者此也二公執此以爲把
柄象山所謂易簡工夫者在此紹興以來有杲
老者爲禪學宗張子韶、唐立夫、呂居仁輩多慕
尚之反爲所薄杲與張侍郎書曰左右得把柄

入手可攺頭換面用儒家言語接引後學禪家只於自己精魂上認取一箇知覺之物把持玩弄至死不放舍云瞑目扼腕而指本心奮爭切齒而談端緒此要語也然則此一種學在世亦亂臣賊子之三窟爾

張南軒曰如顏冉之死乃可謂命於顏曰短命於冉曰命矣夫葢其修身盡道謹疾又無憾而止於是則曰命而已若有取死名疾之道則是有以致之而至非天命之正矣

呂新吾曰。嗚呼。天生蒸民。各有分定。造化之權在
人。天將安用。我聞爲惡降殃。作善獲福。奈何舍
我本身。求之枯骨。今之重風水者。千人而千。百
人而百。此千百人。豈能康吉。彼貧賤乞丐之人。
豈盡衰絕。是故一穴之子。貧富頓殊。雙產之兒。
有賢有愚。一樹花實。或榮或枯。此其參商。可得
聞與。古之葬者。或委溝壑。不封不樹。既無葬師。
亦無塋域。當時豈皆貧賤凶夭。如何又有王侯
士庶。至於西域火化。江南水葬。乃其子孫。各有

衰旺。堯舜何塋。乃生朱均。瞽鯀何塋。舜禹聖人。果得佳城而爲惡者無凶。抑葬吉地而爲惡者不生。信則敎化可廢。舉世卜塋。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之說。皆荒誕而不情。何日者之八字有驗。而奇中者又決之五行。梅占如見。風覺有靈。相憑色貌。著違龜從。此數者與風水之說相左與。抑不約而同。我觀古昔。又不但此。一長安也。秦亡漢王。一甲子也。武與紂死。長平四十萬。祖墓皆凶。南陽二十八。吉穴相似。郭璞絕藝。不保其

身。呂才所言。豈無一是。彼布衣而得天子。其墳何應。乃天子世世擇地。終亦革命。嗟彼羣蒙。溺於世情。或葬父母於兩地。或遷朽櫬而隨龍。朝尋暮訪。歲改月更。遂使骨肉爲塵。尚不入土。尊長無後。不得列塋。不知無後者生而與人比舍。於人何凶。又不知致此人無後者。其父其祖。地絕地與。子誠懇牀。不得其情。大抵死生殊途。體氣各分。若使果核移種。別埋枯根。其生其死。是否相因。鳥生鳳凰。牛生麒麟。兆此奇瑞。豈亦有

墳又螺蠕蜉蝣蠛蠓蟲蟻壽夭不同勞佚各異
或飽食飛鳴或彼傷此噬想林穴塒廆草木依
麗當擇龍虎風水必有高卑向背大抵人物之
生莫知其故盛衰者勢偶然者遇凶不能避吉
不能邈是以君子以天理爲地理以心田爲墓
田生惟吾情之所適死從吾心之所安不使陳
柩暴露定魄屢遷此亦孝子仁人之用心而禍
福吾何知焉至於擇時卜吉避殃祓除事旣可
笑心何忍與古者士葬不踰月豈便吉日生者

倏然死犯其凶辰何秦俗之淸明皆可安葬而
周家之嫁娶皆以仲春且同室之人生相親愛
一爲精靈反成禍敗使其殃無知耶又何須避
使其有知耶豈忍相害況氣一散而升天久留
室家兮安待至於葬後灑掃此誠何心望歸來
而不得爲虞祭以安神却乃視爲凶祟鎭以符
文棄諸中野禁勿入門遂使一別千古之骨肉
爲荒野不歸之魂此皆葬師以衣食之故愚世
人而爲其所愚者以禍福之故納英雄豪傑於

醉夢之中明知其不驗而不悟

周子曰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問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在何處憤何處樂焉少墟曰學也者所以學爲人也故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憤在此樂亦在此後世學者將一生精力或在詩文上發憤或在功名上發憤或在富貴上發憤不肯在做人上發憤所以不及聖人

程子曰。古者卜筮。將以决疑也。今之卜筮則不然。計其命之窮通。校其身之達否而已矣。噫、亦惑矣。

羅整菴曰。正蒙云。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生之不可亡者。可與言性矣。又云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夫人物則有生有死。天地則萬古如一。氣聚而生。形而爲有。有此物。即有此理。氣散而死。終歸於無。無此物。即無此理。安得所

謂死而不亡者也○若夫天地之運○萬古如一○又○何死生存亡之有○譬之一樹○人物乃其花葉○天地其根幹也○花謝葉枯○則脫落而飄零矣○其根幹之生意○固自若也○而飄零者復何交涉○謂之不亡可乎○故朱子謂張子此言○其流乃是箇大輪廻○由其追切以求之○是以不覺其誤如此○

高景逸曰○天地間○感應二者○如環無端○生人物之萬殊○感應所以爲鬼神非有鬼神以司感應也○凡世人所受○一飮一啄○莫不前定○皆應也○命之

不可易者也凡世人所作一善一惡各以類分皆感也命之自我造者也惟即感爲應故即人爲天不然是有天命無人事聖賢修道之教皆贅矣或以爲是近於佛氏因果之說而諱言之不知佛氏因果之說即吾儒應感之理聖人以天理如是一循其自然之理所以爲義佛氏以因果如是懾人以果報之說所以爲利其端之殊在杪忽間耳今懼涉於佛氏之因果并不察於感應之實然豈不謬哉

丘瓊山曰。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無有所謂像設也。彼異教用之。無足恠者。不知祀吾聖人者。何時而始爲像云。觀李元瓘言顏子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矣。嗚呼。姚燧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爲主以祀聖人法也。

方正學曰。周公孔子之道衰。而異端出稍盛。其後其說尤熾。人趨而信之最深。久而遂同稱於孔

子曰儒釋。世主惡其然。欲斥之者有矣。然旣撲
而愈熖。旣滅而復興。惡者之五六。不勝喜者之
千百。延至於今。塔廟多於儒宮。僧徒半於黎庶。
西域之書。與經籍並用。吾嘗求其故。以爲楊墨
名法之流。其說與釋氏雖殊。其違聖人之道則
一。然皆不數傳。輒不復續。釋氏更千載而不廢。
獨何哉。蓋楊墨名法。淺而易知。不足以動人。釋
氏之術。其深若足以通死生之變。其幽若可以
運禍福之權。惟其深也。故過於智者覺焉。惟其

幽也。故昏愚之氓。咸畏而謹事之。而其徒又多能苦身勤行。固執而不爲外物所移。飾儒言以自文。援名士以自助。故其根本滋固。柯修蔓延。纏乎海內。無怪其與孔子同稱也。

王心齋曰。古之定省。謂使親安妥。而嘗省察之。非問於親而後謂之定省也。文王朝於王季日三。亦只問安否於內豎而已。

陳淸瀾曰。朱子荅汪尚書書云。夫道固有非言語臆度所及者。然非顏曾以上幾於化者不能與

也今日爲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顧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卒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心敘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爲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禍橫流稽天而不可遏者有志之士所以隱憂浩歎而欲火其書也恍惚鏡象之見陸學以爲至道朱子乃以

爲天理人心敘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氷炭决
。此傳燈錄、南嶽懷讓禪師。見一僧常日坐禪。師
曰、大德坐禪圖什麼。曰、圖作佛。師取一磚於石
上磨。僧曰作什麼。師曰。磨作鏡。僧曰。磨磚豈能
成鏡。師曰。坐禪豈能成佛耶。朱子語類云。昔日
了老。專教人坐禪。杲老不以爲然。著正邪論排
之。愚按陸學欲靜坐養神以成聖。即與僧家坐
禪成佛之說。同一機軸也。坐禪之說。浮屠之有
識者每非之。陸氏之說。使遇懷讓。其能免磨磚

之誚耶。朱子荅汪尚書。卽磨磚之誚也。

徐存齋曰。心不可放者。不是要使頑然不動。只看動處如何。若動在天理。雖思及四海。慮周萬世。只是存。若動在人欲。一擧念。便是放也。人之虛靈。應感無方。故心只是動物。所以說聖人之心靜者。乃形容其常虛常靈。無私欲之擾耳。非謂如槁木死灰也。吾輩今日靜功。正須於克己上著力。世儒乃欲潛居默坐。自謂主靜乎。

問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當否。程子曰。始亂周公

之法度者是賜也○人臣安得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不能無過○記曰魯郊非禮也○其周公之衰乎○聖人嘗譏之矣○說者乃云周公有人臣不能爲之功業○因賜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則妄也○人臣豈有不能爲之功業哉○借使功業有大於周公○亦是人臣所當爲爾○人臣而不當爲○其誰爲之○豈不見孟子言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纔言可也○蓋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

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爾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臣之能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勢位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為可乎使人臣恃功而懷怏怏之心者必此言矣

朱子曰性者理而已矣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為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

不為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
聚乎此。則理亦命乎此矣。不得以水漚比也。鬼
神便是精神魂魄氣也。非性也。故祭祀之理。以
類而感。以類而應。若性則又豈有類之可言。然
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其根於理而日生
者。則固浩然而無窮。故聖人之祭祀也。設主立
尸。焫蕭灌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
極。而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至誠惻怛。精微恍
惚之意。蓋有所不容言者。非可以世俗麄淺知

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則此性遂爲吾有。雖死猶不滅。截然自爲一物。藏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夫人祭祀之求。而時出以饗之耶。必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言者。自開闢以來。積至於今。其重併積疊。計已無地之可容矣。是又安有此理耶。且說乾坤造化。如大洪爐。人物生生。無少休息。是乃所謂寔然之理。不憂其斷滅也。今乃以一片大虛寂目之。而反認人物已死之知覺。謂之實然之理。

豈不誤哉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
其所受於天之理則可以無愧而死矣非以爲
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
者得以晏然安處乎寂寞之中也夭壽不貳修
身以俟之是乃無所爲而然者與異端爲生死
事大無常迅速然後學者正不可同日而語矣
或問於曹月川先生曰佛老之道清淨如此固非
凡俗之所及今子不惡凡俗而惡佛老何也先
生曰易云天地感而萬物化生佛老以不夫婦

爲清淨。則天地不如佛老之清淨矣。然使天地如佛老之清淨。則陽自陽。而陰自陰。上下蕭然常如隆冬之時矣。萬物何自而生哉。萬物不生。則吾族固無矣。彼佛老之徒亦能自有乎。且萬物生於天地。而各具一天地。生生之理。故有胎者焉。有卵者焉。有勾者焉。有甲者焉。原其所以。莫非陰陽造化之道也。是故聖人順天地之理。制夫婦之義。使生生而不窮。此所謂參天地而贊化育也。假使男皆如佛老之清淨而不求其

室○女皆如佛老之清淨而不求其家○則百年之下○生民之類○有耶無耶○傳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父子○有君臣○有上下○佛老只是一箇不夫婦○把父子君臣天地上下之理○殄滅盡矣○區區慈悲不殺○清淨不擾○夫何補哉○

薛文清公曰○好異端者○天資高○則淪於空虛○氣稟下○則惑於罪福○

呂豫石曰○中丘城外有石刻○云忠臣馮唐○孝子郭

巨里讀史遷傳載唐薦魏尚文帝止輦受言事甚詳餘無足道而郭巨事頗不經按巨林慮人家貧寓中丘就食子方三歲母嘗分食與之巨曰子奪母食子可再有母不可再得遂與其妻携子往野欲瘞之掘三尺見石蓋下金一釜中有丹書鐵劵曰孝子郭巨黃金一釜用以錫汝官不得奪民不得取世廟特有司建祠致祭子曰直好名也非孝也世衰教微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多矣巨可少乎哉雖然子奪母

食矣夫豈不可戒止必死之耶且巨與妻寧能絕粒何不哺其子耶母之分食寧非含飴之樂而一旦死其子寧與其母謀耶假令其子竟瘞母聞而腸寸寸斷一旦或疾不起巨能安耶携子至野使不過金將竟瘞耶抑不忍瘞耶竟瘞忍也不能他謀而必瘞其子愚也不必瘞而姑掘之僞也或曰古人質朴安知非出於至誠而鬼神格之耶如子所論不恕甚矣余謂巨此事大與鄧攸棄子留姪類其事不同其情一也攸

卽留姪子何必殺巨卽愛母子何必瘞孝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身不敢毀傷而敢毀傷其子乎余嘗謂申生伯奇不得爲孝子曾子耘瓜受杖孔子猶非之而必瘞其子以養母爲孝子者不亦難乎予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此類是也而丹書鐵劵之說又近誣巨葢好名而愚者也然則古孝子之所以養其親者亦必有道矣知孝則知忠矣予故曰巨直好名者也非孝子也

楊龜山曰漢武元鼎元封之間燕齊之士爭言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故淫祠於漢世爲多雖當時名儒碩德繼登宰輔莫有能正之者元成之際衡談用事始奮然欲盡去淫祠正以古義又幸世主從之共志行矣未幾以劉向一言而廢祠復興豈不惜哉蓋人情狃於禍福而易動鬼神隱於無形而難知以易動之情稽難知之理而欲正百年之謬宜乎其難矣以劉向之賢猶溺於習見況餘人乎

呂新吾曰。聽。言。之。道。徐。審。爲。先。執不信之心。與執必信之心。其失一也。惟聖人能先覺。其次莫如徐審。

柳子厚曰。永州龍興寺東北陬。有堂。堂之地。隆然負磚甓而起者。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爲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鍤者盡死。永州居楚越間。其人鬼且禨。由是寺之人皆神之。人莫敢夷。史記天官書。及漢志。有地長之占。而亡其說。甘茂盟息壤。蓋其地有是類也。昔之異書。有記洪水

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乃令祝融殺
鯀於羽郊其言不經見今是土也夷之者不幸
而死豈帝之所愛耶南方多疫勞者先死則彼
持鍤者其死於勞且疫也土烏能神余恐學者
之至於斯徵是而惟異書之信故記於堂上

註疏曰謂之昏者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名焉必
以昏者取陰往陽來之義今世俗不知昏之爲
義往往拘忌陰陽家書選擇時辰雖昕旦晝夜
亦皆成禮殊爲紕繆

問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常不移。而氣不常定。中庸曰。大德必得其名。必得其位。必得其壽。理固當如此。然孔子無位。顏子夭死。蓬蓽之士。固有老死而名不著者。豈非氣使之然耶。故君子道其常而不道其非常。然竊疑理先而氣後。今理旣不足以勝氣。則凡福善禍淫之說。不驗常多。何以爲天地之常經。意謂氣雖不同。然亦隨世而異。堯舜禹以聖人在上。天下平治。以和召和。則氣亦醇正而隨於理。如春秋戰國之時。刑殺

慘酷則氣亦隨之而變而理反不能勝此處亦當關於人事否朱子曰雖是所感不同亦是元氣薄耳

有一生買得唐百家詩呂涇野曰予不暇看也不惟不暇看亦不必看唐詩題目多不正大且假字煉句夸多鬬美無益於身心一家詩已害事況百家詩乎

有人言郭璞以鳩鬬占吉凶子厚言此謂他誠實信之所以就而占得吉凶正叔言但有意向此

便可以兆也非鳩可以占吉凶耳

劉念臺人譜序曰友人有示予袁了凡先生功過格者予讀而疑之了凡自言嘗授旨雲谷老人及其一生轉移果報皆取之功過鑿鑿不爽信有之乎予竊以為病於道也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今之言道者高之或淪於虛無以為語性而非性也卑之或出於功利以為語命而非命也非性非命非人也則皆遠人以為道者也然二者同出異名而功利

之惑人爲甚。老氏以虛言道。佛氏以無言道。其說最高妙。雖吾儒亦視以爲不及。乃其意主乎生死。其要歸之自私自利。故太上有感應篇。佛氏亦多言因果。大抵生死起見。而動援虛無以設教。猥云功行。實恣邪妄。與吾儒惠迪從逆之旨霄壤。是虛無之說正功利之尤者也。了凡學儒者也。而篤信因果。輒以身示法。亦不必實有是事。傳染至今。遂爲度世津梁。則所關於道術晦明之故。有非淺鮮者。予因之有感。特本諺人

之意。著人極圖說。以示學者。繼之以六事工課。而記過格終焉。言過不言功。以遠利也。總題之曰人譜。以爲譜人者莫近於是。學者誠知人之所以爲人。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將騶是而至於聖人之域。功崇業廣。又何疑乎。友人聞之。亟許可。遂序而傳之。

程篁墩曰。子嘗考之。佛之國。在極西之境。其所居謂之天堂。猶後世天朝天闕之云。其犯罪皆掘地爲居室而處之。謂之地獄。南宋主子業。四其

諸王爲地牢。亦此類也。其法有剉燒舂磨之刑。如書所載九黎三苗之爲者。閻羅即後世之刑官。金剛即後世之衛士也。皆其番國處生人之制。而學佛者不察。謂皆施於已死者。則轉相傳流。而非佛教之也。所謂夜叉羅刹鬼國者。皆其地之土名。其地去中國既遠。風化不及。故其所生。亦多異狀。無復人類。如史所載狗國及羅施鬼國者可考也。而世之人。乃欲以耳目不及者。懸斷其有無。多見其不智矣。

唐太宗以近世陰陽雜書○訛僞尤多○命呂才刊定
上之○才皆爲之序○其序宅經曰○近世巫覡○妄分
五姓○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或復姓數字○莫辨
徵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敘祿命曰○
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
六合○今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
天壽更異○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其序葬
曰○古者卜葬○蓋以朝市遷變○泉石交侵○不可前
知○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爲

窮達壽夭皆因卜葬所致按禮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言遂於擗踊之際擇地避時以希富貴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爾而對吊客或云同屬忌於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爲

甚識者以爲確論

程伊川曰釋氏言蠢動含靈皆有佛性此則不可

愚按天命之性完全具足無有不善未賦於人只可謂命混然一理而已及其降是於下人與萬物同流各正性命則有所謂性也循其性而不失則其所謂道也天命流行之時何嘗去分別曰此爲人之性彼爲物之性及其隨所稟受則人自爲人物自爲物牛之性不可爲馬馬之性不可爲牛人之性則靈於萬物氣有淸濁人

有賢愚物有動植。此又天命下一段事。謂之氣
稟。則可佛氏乃欲混爲一區。安得識性。
馮少墟曰。學者必有戒謹恐懼之心。然後有春風
沂水之樂。若無此心而徒譚此樂。是晉室之風
流。非曾點之眞樂矣。
楊升菴曰。抱朴子疾謬篇云。世俗有戲婦之法。於
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爲
鄙凟不可忍。或蹙以楚撻。或繫足倒懸。酒客
酗醟不知限劑。至使有傷於流血。踒折支體者。

可歎也○古人感離別而不滅燭○悲代親而不舉樂○禮論娶者羞而不賀○今既不能動蹈舊典○至於德爲鄉閭之所敬○言爲人士之所信○宜正色矯而訶之○何爲同其波流○長此敝俗哉○今此俗世尚多有之○娶婦之家○新壻避匿○羣男子競作戲調以弄新婦○謂之謔親○或褰裳而鍼其膚○或脫履而規其足○以廟見之婦○同於倚市門之娼○誠所謂敝俗也○然以抱朴子考之○則晉世已然矣○歷千餘年而不能變○可怪哉○

文信公曰。甲巳之年。生月丙寅。甲巳之日。生時甲
子。以六十位類推之。其數極於七百二十而盡。
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七百二十之日時。則命
之四柱。共數極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而無以
復加矣。考天下盛時。凡州主客戶。有至千四五
百萬。或千七八百萬。而荒服之外。不與焉。天地
之間。生人之數。殆未可量也。生人之數如此。而
其所得四柱者。皆不能越於五十一萬八千四
百之外。今人閭巷間。固有四柱皆同。而禍福全

不相似者以耳目所接推之常有一二則耳目之所不接者安知其非千非百而命亦難乎斷矣且夫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數散在百二十期中人生姑以百歲爲率是百歲內生人其所受命止當六分之四有奇則命愈加少而其難斷亦可知矣嘗試思之宇宙民物之衆謂一日止於生十二人豈不厚誣而星辰之向背日月之遠近東西南北天地之氣所受各有淺深則命之布於十二時者不害其同而吉凶壽夭變

化交錯。正自不等。譬之生物。松一類也。竹一本也。或千焉。或萬焉。同時而受氣也。然其後。榮者枯者。長者短者。曲者直者。被斧斤者。歷落而傲年歲者。其所遭遇。了然不侔。夫命之同有矣。而其所到。豈必盡同哉。然則參天地之運。關盛衰之數。此其間氣。或數百年。或百年。或數十年。而後一大發洩。必非常人所得與者。於五十餘萬造化之中。不知幾何。可以當此。而天地寶之不常出。鬼神秘之。不使世人可測知也。嗚呼。論至

此。則命書可廢也耶。

胡敬齋曰。禪家害道最甚。是他做工夫。與儒家最相似。他坐禪入定工夫。與儒家存心工夫相似。他們心空。與儒家虛心相似。他們靜坐。與儒家主靜相似。他們快樂。與儒家悅樂相似。他性周法界。與儒家萬物一體相似。他光明寂照。與儒家虛靈知覺相似。儒家說從身心上做工夫。他亦專要身心上做工夫。儒家說誠意。他便發誠心。故似是而非。莫過於禪家。所以害道尤甚。愚

謂儒釋工夫在源頭已不同矣儒者工夫自小
學洒掃應對周旋進退詩書禮樂愛親敬長必
恭必敬無非存心養性之法非僻之心在這裏
已無及長則主敬窮理並進交養戒謹恐懼誠
恐一事有差則心無不存理無不在禪家只是
默坐澄心絕滅思慮真求空寂空寂之久心能
靈通殊不知空寂之久萬理滅絕那些靈通只
是自已精神意見全不是道理故他之心已與
理二矣既與理二則凡所動作任意爲之以爲

此只是神通妙用○不用檢察○自然廣大無邊○又專一守此○以爲至玄極妙○其空豁快樂者以此○性周法界者以此○光明寂照者以此○猖狂自恣者以此○背天逆地者以此○若儒家存○心○愈○熟○則○察○理○愈○精○久○則○心○與○理○一○動靜語默○酬酢舉措○無非天理發見流行○所以家齊國治天下平○天地位○萬物育○是其功效自然之妙○豈禪家顛倒錯亂所能比哉○且禪家以作用是性○是認氣爲理○以形而下者○作形而上者○故滅絕天道○亦不

自知矣。程子言其以管窺天。直見北斗處。朱子言于天理大本處。見得些分數者。蓋人之生。都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處來。人之神識。是保合太和裏面底事。他在此處。窺見些子。遂守定此物。不令亡失。則可以脫輪迴。再去奪胎出世。遂言他別有箇眞身。父母所生者。只是幻身。故不孝父母。殊不知乾道變化。已在父母身上。故氣盛則生子。氣衰則子繼。生生不窮。故此身此理。皆是父母所傳。若由你這箇眞身再去出世。則

之所樂者道之言豈不有理而乃非之何也蓋道只是當然之理而已非有一物可以玩弄而娛悅也若云所樂者道則吾身與道各爲一物未到渾融無間之地豈足以語聖人之樂哉顏子工夫乃是博文約禮上用力博文者格物致知之事也約禮者克己復禮之事也內外精粗二者並進則此心此身皆與理爲一從容游泳於天理之中雖簞瓢陋巷不知其爲貧萬鍾九鼎不知其爲富此乃顏子之樂也

丘瓊山曰按雩之爲祭蓋以斯民窮苦之狀裁傷之情上達於天聽庶其或有所聞垂閔念之仁而爲降雨澤以甦民困耳後世此禮不傳而在位者遇有旱暵之災慮斯民之無告往往假異端之術爲祈禱之事令方士用符呪指斥怒罵甚至殺害物命耗蠹民財冒天之功以希爵賞嗚呼上帝之靈不以誠感而以法術劫制之可乎

程子曰佛學只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怪二千年來

無一人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爲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死生。佛之學爲怕死生，故只管說不休。下俗之人故多懼，易以利動。至如禪學者，雖自曰異此，然要之只是此箇意見，皆利心也。

唐荊川曰：古禮饋奠則從主人，而服則從族戚朋友，各以親疎輕重自製之。是故主人饋奠，而族戚朋友助之執事則有之矣。在禮未聞有族戚朋友供奠物之文也。主人勞族戚朋友以執事。

則有之矣。在禮未聞有主人散麻散縞散絹於族戚朋友之文也。今一切反是。族戚朋友爲之饋奠。是以族戚朋友而代主人之所自盡也。主人爲之散麻散縞散絹。是以主人而擅族戚朋友之所自備也。此禮不知始何時。古所謂野於禮者。其此禮之謂乎。且近世喪葬。日奢月靡。富貴人家。一日至享數十家之奠。自啓殯至葬。數日間。大牲小牲。刳割狼籍。且百千計。鬼神情狀。與人情不相遠。鬼而無餒。所食幾何。今若此。不

惟使生者糜費。抑亦使死者不忍。且殺牲糜費於所有用。所必受猶尚不可。況施於所必無用所必不敢受其謂之何

曾南豐曰。夫銘誌之著於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

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
則以媿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
狀皆見於篇則足爲後世警勸之道非近乎史
其將安近及世之衰人之子孫一欲褒揚其親
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
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爲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
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
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
公與是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

大夫至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葢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

楊慈湖曰孔子謂巧言鮮仁又謂辭達而已矣而後世文士之為文也異哉琢磨雕鏤無所不用其巧曰語不驚人死不休又曰惟陳言之務去夫言惟其當而已矣繆用其心陷溺其意至此欲其近道豈不大難雖曰無斧鑿痕如太羹玄酒乃巧之極工心外起意益滾益苦去道愈遠如堯之文章孔子之文章由道心而達始可以

言文章若文士之言止可謂之巧言非文章
比事摘錄曰趙飛燕譖班婕好好兕詛於成帝婕好曰鬼神有知不受邪妄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理明辭辨湠足感人范滂繫獄吏俾祭皋陶滂曰皋陶賢者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無知祭之何益詞語與婕好類後人達此可以廢無益之禱祀矣
劉孔昭曰賢有常質遇有常分賢不賢性也遇不遇命也昔韓昭侯醉卧而寒典官加之以衣覺

而問之。知典官有愛於己者。以越職之故而加誅焉。衛之驂乘。見御者之非。從後呼車。有救危之意。不蒙其罪。加衣恐主之寒。呼車憂君之危。忠愛之情是同。越職之愆亦等。典官獲罪。呼車見德。遇不遇也。齊之華士。棲志丘壑。而太公誅之。魏之干木。遁世幽居。而文侯敬之。太公之賢。非有減於文侯。干木之德。非有逾於華士。而或榮或戮者。遇不遇也。董仲舒智德冠代。位僅過士。田千秋無他殊操。以一言取相。同遇明主。而

貴賤懸隔者遇不遇也莊姜適衛美而無寵癭瘤適齊醜而蒙幸遇不遇也遇不遇命也賢不賢性也怨不肖者不通性也傷不遇者不知命也如能臨難而不懾貧賤而不憂可爲達命者矣

問道理有正則有邪有是則有非鬼神之事亦然世間有不正之鬼神謂其無此理則不可朱子曰老子謂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若是王道脩明則此等不正之氣都消鑠了

羅整菴曰。聖賢千言萬語。無非發明此理。有志於學者。必須熟讀精思。將一箇身心。入在聖賢言語中。翻來覆去。體認窮究。方尋得道理。出從上諸儒先君子。皆是如此用功。其所得之淺深。則由其資禀有高下爾。自陸象山有六經皆我註脚之言。流及近世。士之好高欲速者。將聖賢言語。都作沒緊要看了。以爲道理但當求之於心。書可以不必讀。讀亦不必記。亦不必苦苦求解。看來若非要作應舉用。相將坐禪入定去。無復

以讀書爲矣。一言而貽後學無窮之禍。象山其罪首哉。

張子曰。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於疾與妄也。共見共聞。雖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

眞西山曰。神仙之說。自齊威王燕昭王始。至秦皇漢武。熾焉。皆方士爲之也。谷永之論曰。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楊雄氏曰。或問人言仙者有諸。曰。吾聞伏羲神農沒。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合永

與雄之說則知長生之爲虛誕也明矣
呂涇野一日同諸公送一人行有一人方講格物
致知之說其時甚渴適有茶至此人遂不遜諸
公先取茶飲呂涇野曰格物正在此茶
程子曰師巫在此降言在彼只是拋得遠決無此
理又言留下藥尤知其不然生氣盡則死死則
謂之鬼可也但不知世俗所謂鬼神何也聰明
如邵堯夫猶不免致疑在此嘗言有人家若虛
空中聞人馬之聲其謂旣是人馬須有鞍韉之

類皆全這箇是何處得來堯夫言天地之間亦有一般不有不無底物某謂如此說則須有不有不無底人馬凡百皆爾浚不然也

呂新吾曰治道之衰起於文法之盛弊蠹之滋始於簿書之繁彼所謂文法簿書者不但經生黙首懵不見聞即有司專職亦未嘗檢閱校勘何者千宗百架鼠蠹雨浥或一事反覆異同或一時互有可否後欲遵守何所適從祇爲積年老猾媒利市權之資耳其實於事體無裨弊蠹無

損也。嗚呼百家之言不火而道終不明後世之文法不省而世不治

馮少墟曰不惟氣質之性憑他不得即義理之性亦憑他不得如不忍觳觫不屑嘑蹴豈不是義理之性若不於此時加學問功夫則自起自伏旋生旋滅如何算得故孔子開口先拈一學字

陳幾亭曰布施須有條理族人已置義莊通邑立同善會荒年另應捐濟不必復論平常年分則當倣陽明先生意每歲田租除公私用度外割

除若干石。為行義之資。視外親之近而貧者。與朋友之有行誼。勤讀書而貧者。遠近鄰之生無以養。沒無以殮者。故舊子孫之不能自立者。酌緩急多寡而量助之。無干衆人。耳目偶遺。隨時周濟。亦無定額。又修橋補路。實有便於人者。隨意量捐。惟不可齋遊僧。不可聽扛佛點燈。化緣惡套。不可助造殿粧佛。寫經刻經。不可助一應寺觀齋醮。不可請僧衆至家。誦經拜懺。作功德。不可延尼姑佛婆。聯翩念佛。此端一開。濫觴無

極。無一毫濟人利物眞功。而釀盜賊。壞風俗。毀淸規。惑婦稺。損世業。種種貽害。不可勝計。布施美名。反成惡事。大可惡也。吾年十七。方肆力於詩文。然幼時出家長生之念猶在。一日偶遇道士於門。眉宇髭髯頗異。招予而授以紅藥丸。子有喜色。道士因求雙履。予力請於先慈與之。因令人施從。見其入肆易酒肉大餐。乞丐之尤。盜賊之媒也。明後日。道士坐於門者相接明言我聞某郞君好道。特來度之。余聞慙愧無地。後遂

絕意僧道焉頂瘖先達某公既出門有短髮和尚持其衣大呼鬧人叱之不去推之不肯下子笑問故某公弟應曰施捨之端信不可開蓋非日偶遇一僧有所畀而此僧遂聞風而至觀其意狀殊非良人又二十年前姑蘇曾有假尼遍歷諸大家事敗斃於獄竄其醜穢殆有不忍言者引悔入門自作之孽將以誰咎好尚不端施捨不審其報如此可不戒哉可不戒哉男子正其身婦人率其教是爲清吉之門

謝愔見程子。程子留語。因請曰。今日將沐。程子曰。豈無他日。曰今日吉也。程子曰。豈爲士而惑此邪也。曰愔固無疑矣。在己庸何恤。第云不利父母。程子曰。有人呼於市者曰。毀瓦畫墁則利父母也。否則不利於父母。子亦將毀瓦畫墁乎。曰此狂人之言也。何可信。曰然則子所信者。亦狂言爾。

朱子荅汪尚書書略曰。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捷。不歷階級爲

快而于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側皆忽畧厭棄以爲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于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理既未盡而胷中不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顧惑于異端之說推而置諸冥漠不可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彼既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于此猶懵然也則亦何以悟爲哉又況俟之而未必可得徒使人抱不決之

疑。志分氣餒。虛度歲月而倀倀耳。曷若致一吾宗。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毋畧。寧下毋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逈然超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毫釐畢察。酬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又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完哉。此其與外學所謂廓然而一悟者。雖未

知其孰爲優劣然此一而彼二此實而彼虛則較然矣就使其說有實非吾儒所及者是乃所以過乎大中至正之矩而與不及者無以異也

江淮之俗以斗指寅申亥爲天地水三官按罪錫福之月而致齋以邀祥焉滿三年計之多不得祥而得禍人曰若是乎鬼神之渺茫也郁離子曰果若是則鬼神不渺茫矣夫神聰明而正直者也惟其聰明也故無蔽焉惟其正直也故無私焉無蔽無私不可欺也則亦不可媚也今擇

其按罪錫福之辰而致齋焉是欺之也焚香炳燭朝夕稽叩拜跪是媚之也人之稍有知識者不受欺與媚而況聰明正直之鬼神乎今之致齋者非濫官汙吏姦胥悍卒即市井豪儈及巨商大賈之為富不仁者使鬼神果有按罪錫福之典則斯人也降之祥乎降之禍乎故曰若是則鬼神不渺茫矣

王文成公曰神仙之學與聖人異然其造端托始惟欲引人於道悟真篇後序中所謂黃老悲其

貪着。乃以神仙之術、漸次導之者。試取而觀之。其微旨亦自可識。自堯舜禹湯文武。至於周公孔子、其仁民愛物之心。葢無所不至。苟有可以長生不死者。亦何惜以示人。如老子彭籛之徒。乃其禀賦有若此者。非可以學而至。後世如白玉蟾丘長春之屬。皆是彼學中所稱以爲祖師者、其得壽皆不過五六十。則所謂長生之說。當必有所指矣。

或問獨處一室。或行暗中。多有驚懼。何也。程子曰。

只是燭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有人雖知此然不免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

曹月川曰先意承志諭父母于道者其孝大于養極甘脆和色柔聲諫父母于善者其孝大于拜醫求藥書錄虞舜曰烝烝乂不格姦艮以此也然此不惟孝子當行而實慈父慈母之所當察焉

陸象山曰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

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焉為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

而進於暢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

呂新吾曰。柳下惠坐懷。此事之必無者也。夫禮重於死生。男女有別。此千古之隄防。別嫌明微。此千聖之律令。當昏夜時。獨處室。卽吾母吾女吾姊妹。亦不當念其寒而坐之懷。彼女子何人也。情分何親也。夜卽寒。未必至死。惠肯冒天下

之大嫌而恤一不必死之女乎且女也迫於寒
夜而冒嫌以坐人之懷昧禮犯義即死有不足
恤者惠亦何爲破男女之大防而恤之乎夫惠
也惟不坐懷坐懷必不亂即夜夜坐懷夜夜必
不亂不直當時信之千古亦信之何也惠有素
人信其素故也自非惠也而坐懷未必不亂即
不亂其誰信何者使室而有一人在其側也苟
不至於縱欲敗度者必不肯亂苟室無一人則
言不亂者非懷人則坐懷人也此二人之言詎

足信乎是故心迹之關不可不慎也與其信心而畧迹不若潔迹以明心卽使天下後世信我之必不亂也亦不可令女子坐吾懷凡事不可爲訓者聖人所必不爲也曾謂介若惠也而爲之乎男女之義當以魯男子閉戶爲正萬不得已則以顏叔子秉燭爲法

胡敬齋曰今天下第一無用是老釋第二無用是俗儒所作詩對與時文如農工商賈皆有用處皆有益于世如農之耕天下賴其養工之技天

下賴其器用。商雖末。亦要他通貨財。如老釋與
俗儒在天下。非但無用。又害了人心。昔見一俗
儒作詩賀人壽。過數日。其人將去糊窓壁。此儒
懊惱。吾曰。也只好糊窓子。更好作何用。詩以理
性情。文以載道義。又何咎焉。乃不去身心性情
上理會所以無用也
高景逸曰。心者人之神明。即天神地祇人鬼充塞
無間者也。人敢於欺君父。不能掩其一念之自
照。敢於傲雷霆。不能消其一念之自歉。其自照

自歎者神明之充塞無間也人乃以某神主治某山某神下降某日欲於是祈福禳禍亦愚矣不知自心之為鬼神而偃畏鬼神何也

人有語導氣者問程子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賀醫閭曰眞武本為玄武宋時避諱改為今名玄武為龜蛇北方虛危星宿之形似之故因名之今各處立為廟宇塑為人形別作龜蛇名為二

將。凡此等惑世誣民。理當拆毀之。淫祠會天之下。不知幾千萬數。此蚩蚩小民。所以棄先祖之享祀。而求媚野鬼邪神。廢父母之孝養。而從事符章巫覡。踵訛承誤。習以成風。欲民俗之善。得乎。

李時龍曰。東坡混儒釋爲一途。其失不小。如解禪偈之類是也。大抵三蘇學術皆不正。坡特以文章氣節。奔走一世。而其縱橫不羈之術。又足以牢籠一世而和合之。故當時士大夫。方且仰之

如太山北斗○得其片紙隻字○不特珍之爲至寶○而不知○其得罪於吾道甚矣○

陳清瀾曰○達磨不信因果○而說淨智妙圓○直指人心○慧能不會佛法○而說本來面目○教人存○養宗杲不信看經念佛○而務無事省緣○靜坐體究○近世一種闢佛粗迹○而專說養神明心者○其範圍不出此矣○

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章○楚之望也○

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王仲任曰武帝時有李少君以祠竈辟穀卻老方見上上尊重之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善爲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座中有年九十餘者少君乃言其王父遊射處老人爲兒時事一座盡驚以爲少君數百歲人也久之少君病死今世所謂得道之人李少君之類也少君死於人

中人見其尸故知少君性壽人也如少君處山
林之中入絕跡之野獨病死于巖石之閒尸爲
虎狼狐狸之食則世復以爲眞仙去矣世學道
之人無少君之壽年未至百與衆俱死愚夫無
知尙謂之尸解所謂尸解者何等也謂身死精
神去乎謂身不死得免去皮膚也如謂身死精
神去乎是與死無異如謂不死免去皮膚乎諸
學道死者骨肉具在與恒死之尸無以異也夫
蟬之去復育龜之解甲蛇之脫皮鹿之墮角殼

皮之物。解殼皮持骨肉去。可謂尸解矣。今學道
而死者。尸與復育相似。尚未可謂尸解。況不相
似。謂之尸解。葢虛妄失其實矣。太史公與少君
同世並時。少君之死。臨尸者雖非太史公。足以
見其實矣。如實不死。尸解而去。太史公宜紀其
狀。不宜言死其。處座中年九十老父爲兒時者。
少君老壽之效也。或少君年十四五老父爲兒。
隨其王父。少君年二百歲而死。何爲不識。

唐荊川曰。僕居閒偶想起宇宙有一二事。人人見

慣。而絕是可笑者。其屠沽細人。有一碗飯吃。其死後則必有一篇墓誌。其達官貴人與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間者。其死後則必有一部詩文刻集。如生而飯食。死而棺槨之不可缺。此事非特三代以上所無。雖漢唐以前。亦不多有。幸而所謂墓誌與詩文集者。皆不久泯滅。然其往者滅矣。而在者尚滿屋也。若皆存在世間。即使以大地爲架子。亦安頓不下矣。此等文字。倘家藏人蓄者。盡舉祖龍手段作用一番。則南山煤

炭竹木。當盡滅價矣。可笑可笑。僕又何用更置一莖草于鄧林梦梦之間哉。

朱子曰。俗俚相傳疫疾能傳染。人有病此者。鄰里斷絕。不通訊問。甚者雖骨肉至親。亦或委之而去。傷俗害理。莫此爲甚。或者惡其如此。遂著書以曉之。謂疫無傳染。不須畏避。其意美矣。然其實不然。是以聞者莫之信也。予嘗以爲誣之以無染而不必避。不若告之以雖有染而不當避也。蓋曰無染而不須避者、以利害言也。曰雖染

而不當避者以恩義言也告之以利害則彼之不避者信吾不染之無害而已不知恩義之爲重一有染焉則吾說將不見信而彼之避也唯恐其不速矣告之以恩義則彼之不避者知恩義之爲重而不忍避也知恩義之爲重而不忍避則雖有染者亦知吾言之無所欺而信此理之不可違矣抑染與不染似亦係乎人心之邪正氣體之虛實不可一槩論也吾外大父視公少時鄰里有全家病疫者人莫敢親公爲煮粥

藥○日走其家○遍飲病者而後歸○劉賓之官永嘉○時郡中大疫○賓之日遍走視○親爲診脈○候其寒溫○人與藥餌○訖事則去○不復盥手○人以爲難○後皆無恙云○

或問家貧鄉遠○不能歸葬○則如之何○司馬溫公曰○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無矣○斂手足形○還葬○懸棺而窆○人豈有非之者哉○昔廉范千里負喪○郭平自賣營墓○豈待豐富○然後葬其親哉○在

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廬○寢苫枕塊○蒸閔親之未有所歸○故寢食不安○柰何舍之出游○食稻衣錦○不知其何以爲心哉○世人又有游宦没於遠方○子孫火焚其柩○收燼歸葬者○夫孝子愛親之肌體○故歛而藏之○殘毁他人之尸○在律猶嚴○況子孫乃悖謬如此○延陵季子適齊○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以爲合禮○必也不能歸葬○葬于其地可也○豈不猶愈於焚之哉○

呂新吾曰○今之人○只是將好名二字○坐君子之罪○

不知名自是好不將去分人以財者實費財敎人以善者實勞心臣死忠子死孝婦死節者實殺身一介不取者實無所得試着渠將這好名見一好肯不肯卽眞正好名所爲都是道理彼不好名者舜乎蹠乎果舜也眞加于好名一等矣果蹠也是不好美名而好惡名也愚悲世之人以好名沮君子而君子亦畏好名之譏而自沮吾道之大害也故不得不辨

薛文清公曰人皆知求鬼神于茫昧不測之間殊

不知天地四時日月星辰雨露風霆霜雪山川草木人物鳥獸皆鬼神之著者

人或勸程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貴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羅整菴曰漢高帝紀云母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夫人夢中所遇從未聞在他人有見之者史遷所記殊費分疏若太公所見者誠然則媪決非夢媪誠夢則太公之所見者妄矣

陳幾亭曰。惟僧家日月最閒。思算最巧最擅。假佛門之廣大。炫勢利以自崇。如關侯正直威武。古今所重。僧家心豔其盛。謂可借以為用。遂塑為伽藍。使守寺門。隱然人主之所尚。舉世所俯首而惕心者。不過吾守役也。試問關侯為伽藍。果孰使之耶。僧自以意使之耶。抑起自何年。唐宋以來有之耶。嘉隆以前有之耶。推其擅鄙。竊其巧偽。凡天下之名公鼎貴。奇童巍科。與一切世情所驚羨。皆一舉而收之。曰此前世某僧某禪

師托生蕃與市井吏胥倚門娼妓駕言豪貴交遊譽重人前者無二轍也一唱百和翕然傳信靜心冷聆啞然一笑

曹月川曰生日者父憂母苦之日也人子親在則當設酒殽拜父母親歿宜倍恭祠堂終日哀慕子在親歿安忍召賓客作樂乎唐太宗生日不受章奏況其下者乎

蘇文忠公曰石普好殺人以投爲娛未嘗知暫悔也醉中縛一奴使其指使投之汴河指使哀而

縱之。既醒而悔。指使畏其暴。不敢以實告。居久之。普病。見奴爲祟。自以必死。指使呼奴示之。祟不復出。普亦愈。

俗傳打旱孤椿者。謂天旱。是墓中新死人作怪。所致。掘墓碎之則雨。愚民無知。往往妄作。成化間。賀醫閭先生嘗告之當道。禁其事。後數年。王備禦始至。適天旱。村民來告。欲踵故俗。王草率許之。先生聞之。急作一簡。論其妄誕。且干國典。王遂悔而急止之。已而天自雨。訛言亦息。後有南

人彭姓者專以此惑衆兩城鄉民信者頗多先生言之王叅戎杖其人火其書

范文正公曰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莊子曰爲善無近名此皆道家之訓使人薄其名而保其眞人不愛名則雖有刑法干戈不可止其惡也武王克商式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是聖人敦獎名教以激勸天下如取道家之言不使近名則豈復有忠臣烈士爲國家之用哉

陳淸瀾曰或問陽明講學每謂知行合一行而後

知○㑺識程朱先知後行之說○如何○曰、陽明莫非禪也○聖賢無此教也○聖賢經書○如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曰知至至之○曰知及仁守○博文約禮○知天事天之類○未易更僕數○而中庸哀公問政章言知行尤詳○何嘗有知行合一行而後知之說也○惟禪宗之教○然後存養在先○頓悟在後○求心在先○見性在後○磨煉精神在先○鏡中萬象在後○故曰行至水窮山盡處○那時方見本來真○此陽明知行合一○行而後知之說○所從出也○大抵

陽明翻騰作弄橫說豎說誰嚇衆生無一字不
原於佛
來瞿唐曰古人制禮有吉凶焉吉凶異道不得相
干者取之陰陽皆稱情而立文也送終乃禮之
大古之聖人制禮甚嚴凡容體聲音言語飲食
居處衣服皆有一定之制昭昭垂之於經所以
厚風俗益世教者不淺漢去古未遠陳壽居喪
使婢在側丸藥卽終身黜落隋煬帝弒父自立
可謂古今之元惡矣居喪亦不敢公然食肉宋

儒有欲以酒飲人者。乃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則宋世守先王之禮數者。亦嚴。元人父母死。則歌舞娛屍。洪武戊申年。御史高元祿言京師天下之本。四方之所視傚。況送終尤禮之大者。不可不謹。乞禁止以厚風俗。上是其言。命禮官定制。今載之大明律中。十惡、一曰不孝。內有居喪作樂之條。八議所不赦。梁山去京師乃為遐方。二百年來。猶習元俗。其舊時居喪。雖盡革其習。但不才涼德。豈能化及鄉人。今

之鄉人。雖依其革其浮靡。然猶剪麻布散弔客。名爲孝帕。親方死。即鳴金鼓。弔客來。即設酒喧譁。如賀客然。甚至强孝子飲酒者。乃揚言云。父母是老死。飲酒無害。此風俗之至惡至惡者也。殊不知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之縷。各有精粗。今不論精粗。而亂加人之首。若以此布爲貴與。又何士夫家。官長來弔。不敢以此布加官長之首。而止加於鄉人。則此布又賤矣。梁山麻布一尺。所直不過銀四釐。在主人以長短爲厚薄。

在客以長短爲喜怒。其可笑至此。殊不知羔裘玄冠。禮不可弔。白馬素車。弔客當然。而主人反以素布加弔客之首。何哉。蓋尺布裹頭。元人之俗。今猶沿元人之布尺。此孝帕之所當革者一也。酒所以合歡。禮父母死。三日不舉火。人子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斬衰之喪。既殯食粥。齊衰之喪。疏食飲水。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來弔之客。非大功則小功。非小功則緦

麻菜果醯醬醴酒皆不敢食又敢飲主人之酒乎至於凡民無服之喪有匍匐之義亦不忍飲酒在主人三日不舉火不能設酒在弔客不敢飲酒若公然飲酒正宋儒所謂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也此飲酒食肉之所當革者一也樂者樂也先王所以飾喜也樂必發於聲音以其喜也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故鄰有喪舂不相者謂其喧鬧而樂

也有小功之喪者且議論而不及樂事況父母之喪可以喧閙而用金鼓之樂乎且聞樂不樂聖人有明訓居喪用樂皇祖有大法今不遵聖人之教違祖宗之法而甘爲十惡大罪之人乎此鼓樂之所當革者一也蓋蓼虫不知其辛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行失禮而自不知其失舊習然也

問龍能有能無如何程子曰安能無但能隱見耳所以能隱見者爲能屈伸耳非特龍凡小物甚

有能屈伸者。

朱子荅呂伯恭書曰。示諭蘇氏於吾道不能爲楊墨。乃唐景之流耳。向見汪丈亦有此說。熹竊以爲此最不察夫理者。夫文與道果同耶。異耶。若道外有物。則爲文者。可以肆意妄言而無害於道。惟夫道外無物。則言而一有不合於道者。則於道爲有害。但其害有緩急深淺耳。屈宋唐景之文。熹舊亦嘗好之矣。既而思之。其言雖侈。然其實。不過悲愁放曠二端而已。日誦此言。與之

俱化○豈不大爲心害○於是屏絕不敢復觀○今因
左右之言○又竊意其一時作於荊楚之間○亦未
必聞於孟子之耳也○若使流傳四方○學者家傳
而人誦之○如今蘇氏之說○則爲孟子者○亦豈得
已哉○況今蘇氏之學○上談性命○下述政理○其所
言者○非特屈宋唐景而已○學者始則以其文而
悅之○以苟一朝之利○及其既久○則漸涵入骨髓○
不復能自解也○其壞人材○敗風俗○蓋不少矣○伯
恭尚欲左右之○豈其未之思耶○其貶而置之唐

景之列殆欲陽擠而陰予之耳

羅整菴曰朱陸之異同雖非後學所敢輕議然置而弗辨將莫知所適從於辨宜有不容已者辨之弗明弗措焉必有時而明矣豈可避輕議儒先之咎含糊兩可以厚誣天下後世之人哉夫斯道之弗明於天下凡以禪學混之也其初不過毫釐之差其究奚啻千萬里之遠然爲禪學者既安於其陋了不知吾道之爲何物爲道學者或未嘗通乎禪學之本末亦無由眞知其所

以異於吾道者○果何在也○嘗考兩程子張子朱子○早歲皆嘗學禪○亦皆能究其底蘊○及於吾道有得○始大悟禪學之非而盡棄之○非徒棄之而已○力排痛闢○闢闢焉惟恐人之陷溺於其中而莫能自振○以重爲吾道之累○凡其排闢之語○皆有以洞見其肺腑○而深中其膏肓之病○初非出於揣摩臆度之私也○故朱子目象山爲禪學○蓋其見之審矣豈嘗有所嫌忌必欲文致其罪而故加之以是名哉㬎自受學以來知有聖賢之

訓而已初不知所謂禪者何也。及官京師。偶逢一老僧。漫問何由成佛。渠亦漫舉禪學爲荅。云佛在庭前柏樹子。愚意其必有所謂。爲之精思達旦。攬衣將起。則恍然而悟。不覺流汗通體。既而得禪家證道歌一編。讀之。若合符節。自以爲至奇至妙。天下之理。莫或加焉。後官南雍。則聖賢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潛玩久之。漸覺就實。始知前所見者。乃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之理也。自此研磨體認。日復一日。積數十年。用心甚苦。

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見乎心性之眞。而確乎有以自信。朱陸之學。於是乎僅能辨之。艮亦鈍矣。蓋嘗徧閱象山之書。大抵皆明心之說。或猶不以爲然。復實之以事。有楊簡者。象山之高第弟子也。嘗發本心之問。遂於象山言下。忽省此心之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有詹阜民者。從游象山。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象山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蓋惟禪家有此

機軸試觀孔曾思孟之相授受曾有一言似此否乎其證佐之分明脉絡之端的雖有善辨殆不能爲之出脫矣葢二子者之所見卽愚往年所見之光景愚是以能知其誤而究言之不敢爲含糊兩可之詞也

王守溪曰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由人乎由天乎孟子之言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葢亦求諸人事而已後世星數之說行富貴貧賤壽夭莫不定於有生之初故人一切委之天自陰陽地理

之說行。謂人之富貴貧賤壽夭。皆係於葬地。故人一切求諸地。夫委諸天。猶有說也。而以人之貴賤貧富壽夭。係於一抔之土。何哉。而世人信之。趨者瀾倒。江西尤甚。士夫酷好之。至謂某以是而得高科。某以是而得顯位。噫。不求之巳而求之天。不求之天而求之地。亦異矣哉

呂新吾曰。滿目所見。世上無一物不有淫巧。這淫巧耗了世上多少生成的財貨。悞了世上多少生財的工夫。淫巧不誅。而欲講理財。皆苟且之

談也

問金縢周公欲代武王死如何程子曰此只是周公之意又問有此理否曰不問有此理無此理只是周公人臣之意其辭則不可信只是本有此事後人自作文足此一篇此事與舜喜象意一般須詳看舜周公用心處尚書顛倒處多如金縢尤不可信

司馬溫公曰迂夫夜立於庭拊樹而蠆螫其手捧手吟呼痛徹於心家人呼祝師祝之祝師曰子

姑勿以蠆爲慘烈以爲凡蟲而藐之曰是惡能螫我哉則痛已矣從之少選而痛息迺謝祝師曰爾何術而能攘蠆之毒如是其速也祝師曰蠆不汝毒也汝自名之余不汝攘也汝自攘之夫名與攘皆非我術之所能及也子自爲之也於是适夫嘆曰嘻利害憂樂之毒人也豈直蠆尾而已哉人自名之人自攘之亦若是而已矣

倪岳曰按道書云蜀人薩堅宋徽宗時從虛靖天師張繼先及王侍宸林靈素遊而隆恩眞君則

玉樞火府天將王靈官也。又從薩眞人授符。永樂中。有杭州道士周思得。以靈官法顯於京師。宣德中。有金封。建大德觀。成化中。改顯陵大德宮。每年四換袍服。三年焚化。十年大焚化。爲費不貲。今就其言議之。薩眞人之法。因王靈官而行。王靈官之法。因周思得而顯。而皆本之亾宋方士林靈素者也。誕謬如此。近禱雨暘。杳無應驗。

周訥溪曰。聖王不作。此教此學。遂墜湮廢矣。决科

高第。可以文藝取。討經稽傳。可以詞章訓。久假不歸。因執此爲自古帝王之所以教所以學。不外是也。間有復申明倫之說。欲見諸踐履之實者。則又莫不指爲道學之徒。側目而怒。掩口而笑。巧毀文詆。明議陰排。若仇讐然者。可哀也夫。亦弗思也夫。明倫不可將悖倫爲可乎。學道不可將畔道爲可乎。有人心者。宜有辨於此乎。間亦有有志者。聞風興起。特以孤齊衆楚。不勝其咻。又惡有道學之名而因中沮者。亦弗思也夫。

名非君子所尚也。亦有不可避者。不得已而有道學之名。不猶愈於無道之稱乎。

柳子厚貞符解略曰。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耶、非耶。臣曰。非也。何獨仲舒爾。自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襲嵬嵬。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巫瞽史。狂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甚失厥趣。仲尼敘書。于堯曰克明峻德。于舜曰濬哲文明。于禹曰文命祗承於帝。於湯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於武王曰有

道曾孫稽揆典誓貞哉維茲德實受命之符以
莫永祀後之妖淫囂昏好怪之徒。乃始陳犬黿
大虹。玄鳥巨跡。白狼白魚流火之烏以爲符。斯
皆詭譎潤誕。甚可羞也。
司馬溫公曰。世俗好爲襁褓許婚。指腹成親。及既
長。或不肖無賴。或身有惡疾。或家貧行污。遂致
從違兩難。許訟者多矣。是以先太尉嘗曰。男女
必俟長成。議婚。終身無後悔。此子孫當法也。
鮑魯齋曰。程子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

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此說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朱子謂此對幽明而言也若謂幽有鬼神而明無鬼神便是錯認題目不知鬼神之爲何物而溺于輪廻因果之說也豈知禮樂中有鬼神鬼神中有禮樂二者一爾第不可不分界限而辨別爾天地定位辨于履禮也然二氣交感其中未嘗無樂風雷鼓舞樂也然風休雨止雷蟄霆息各有序焉其中未嘗無禮禮樽節人情氣之屈也以和爲貴屈者又伸

樂動盪人情氣之伸也而合止有節伸者又屈幽明交通屈伸相禪無往而不與鬼神通彼釋氏則死殺看了謂明則爲人幽則爲鬼豈知君子之所以謹獨者屋漏牆室洋洋如在禮以束其筋骸樂以養其性情禮樂之在吾身即鬼神之臨乎其上

或問文帝問陳平錢穀刑獄之數而平不對乃述所謂宰相之職或以爲錢穀刑獄一得其理則陰陽和萬物遂而斯民得其所矣宰相之職莫

大於是惜乎平之不知此也朱子曰平之所言乃宰相之體此之所論亦是一說但欲執此以廢彼則非也要之相得其人則百官各得其職擇一戶部尚書則錢穀何患不治而刑部得人則獄事亦清平矣

方正學先生灌蔬於圃客有言祿命之說者先生曰若欲知命之說乎吾方治蔬試與子言蔬可乎始吾與二隣人藝蔬各數十畦其土同樹之時同蔬之種又同其一人薅之甚時漑培甚宜

其蔬爲最盛籓籬不固一旦牛逸而踐之無遺
植也其一人怠而不治時雨畢草處其上而蔬
伏其中萎薾隕穫無復生色吾閔二人者之爲
葺吾籬使物莫能踰數耘屢溉俾蔬無所害故
吾之植獨盛以大茲二者亦可以言命否乎世
之敏於封殖進取以致富貴而不虞外患者踐
於牛者也不能自修而困於貧賤者勝於草者
也於命何預焉今徒言豐嗇禍福制於天者有
必至而不察修治警戒由于人者有未至天人

之道離而命之說窮矣。

或問子畏於匡。使孔子遇害。顏子死之否乎。程子曰豈特顏子之於孔子也。若二人同行遇難。固可相死也。又問親在則如之何。曰且譬如二人捕虎。一人力盡。一人須當同去用力。如執干戈衛社稷。到急處。使遁逃去之。言我有親。是大不義也。當此時。豈問有親無親。便當預先謂吾有親。不可行則止。豈到臨時卻自規避也。且如常人爲不可獨行。也須結伴而出。至如親在爲親。

因養須出去。亦須結伴同去。便有患難相死之
道。昔有二人同在嵩山。同出就店飲酒。一人大
醉。臥在地下。夜深歸不得。一人又無力扶持。尋
常曠野中。有虎豹盜賊。此人遂只在傍直守到
曉。不成不顧了自歸也。此義理所當然者也。禮
言親在不許友以死者。此言亦在人用得。蓋有
親在可許友以死者。有親不在不可許友以死
者。可許友以死如二人同行之類是也。不可許
友以死。如戰國游俠。為親不在。乃為人復讎。甚

非理也。

郭璞嘗過顏含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命也守道而人不知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璞大嘆服

有患心疾見物皆獅子伊川教之以見即直前捕執之無物也久之疑疾遂愈

呂新吾曰陰陽徵應自漢儒穿鑿附會以爲某災祥應某政事最迂大抵和氣致祥戾氣致殃與作善降祥作惡降殃道理原是如此故聖人只

說人事只盡道理應不應在我不在我都不管若求一一徵應如鼓荅桴堯舜其猶病矣大段氣數有一定的有偶然的天地不能違天地亦順之而已旱而雩水而禜彗孛而禳火而祓日月食而救君子畏天威謹天戒當如是爾若云隨禱輒應則日月盈虧豈係於救不救之間哉大抵陰陽之氣一偏必極勢極必反陰陽乖戾而分故孤陽亢而不下陰則旱無其極陽極必生陰故久而雨陰陽和合而留故淫陰升而不

舍陽則雨無其極陰極必生陽故久而晴此是一定的星殞地震山崩雨血火見河清此是偶然的吉凶先見自非常理故臣子以修德望君不必災異恐之若因災而懼固可修德一有祥端便可謂德已足而罷修乎乃若至德同天災祥立應桑穀枯彗星退冤獄釋而驟雨忠心白而反風亦間有之但曰必然事吾不能確確然信也

朱子答陳衛道曰性命之理只在日用零碎去處

亦無不是不必着意思想但每事尋得一箇是處卽是此理之實不比禪家見處只在儱侗恍惚之間也所云釋氏見處只是要得六用不行則本性自見只此便是差處六用豈不是性若待其不行然後性見則是性在六用之外別爲一物矣

蔡虛齋曰洒掃應對上眞有精義入神處且如數人共坐我坐此渠坐彼或上坐或下坐或坐而言或起而對此一坐作語言之間其所以然者

從何處來蓋由心生也心之所以有是布置者便是天命之性也天命之性便是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也安得謂非精義入神耶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者只緣當坐亦坐但於其理之所以當然者則懵然耳惟聖賢則於一坐一作之間自皆和順道德而合於義

辛天齋曰今日禮樂壞崩凡宮室凡衣冠凡器用有財皆得恣意妄用至于冠服襍亂尤甚子自飲乳即加之冠長而可冠誰知冠禮士大夫之

家。無有一二行者。冠而加字。已爲榮矣。今則倡優僮僕。皆有號焉。而以字稱者。十不見一二也。冠禮從此壞矣。婚嫁不論男女性情。家門清濁。女家惟較聘禮。夫家惟較粧奩。厚則相歡。薄則相讐。有傾家而行聘禮。折產而備粧奩者。而親迎之禮。廢墜不行。男女婚嫁。多不及時。有早聘少婚者。有怨曠終身者。甚有恐其嫁娶之難。生子女而不存者。庶民家有妾媵無數者。一婦有再嫁三嫁而事四五夫者。婚禮壞亂久矣。喪禮

貪者遺親○富者無上○或拘僧道而違家禮○或設淫樂而蕩哀情○或因喪而嫁娶○或惑於風水而暴露不掩○喪禮之壞久矣○祭禮瀆亂○更難枚述○文廟禮義之源也○入從祀者○去取尚多未當○至如經傳不載○國典不載○邪神野鬼○祠宇遍滿寰區○不知何功何德於世○僧道覡巫○紛紛惑世○而祖宗父母○誰存報本之思○道德真儒○忠臣孝子○義夫烈婦○隱逸高士○有補世教者○竟乏尺寸之祠○迎神唱戲○放火誦經○每歲費錢○不知其幾千

萬也。祭禮之壞久矣。樂則尤可痛哭流涕。長太息也。京師首善之地。設立教坊官妓。豈所以化道天下。天下亦皆效尤。十室之邑。亦多此種淫人。綾羅膏粱。饜食天物。妖聲艷色。鈎引人心。雖係人形。實無倫理。凡王以及庶民。德性未堅者。鮮不墜落此陷阱也。富則蕩散。貧則強者因而刼盜。弱者因而流亡。又有勢豪買良人子弟以爲戲俳。或粧扮前代帝王聖賢忠臣義士烈女等類。前代帝王聖賢人等。不能表章。已爲非矣。

況復使戲俳之人辱之。可乎。況其道慾宣淫。容奸養亂。有言之恐污口。書之恐污筆者。古樂不作。盡是新聲。琵琶三弦之聲遍滿天下。而琴瑟太古之音。世之好者蓋甚少也。

朱子曰。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磅礴充塞於其內。則其著見

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
掩蓋不必托于言語著于簡册而後謂之文但
自一身接于萬事凡其語嘿動靜人所可得而
見者無適而非文也

薛文清公曰神仙既自謂能度世常在人間以化
人可也何必作爲言語耶以作爲言語爲不常
在人間則其誕妄不可信也明矣

蘇文忠公曰嶺外俗皆恬殺牛而海南爲甚客自
高化載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風不顛渴飢相倚

以死者無數牛登舟皆哀鳴出涕既至海南耕者與屠者常相半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富者至殺十數牛死者不復云幸而不死即歸德於巫以巫爲醫以牛爲藥間有飲藥者巫輒云神怒病不可復治親戚皆爲却藥禁醫不得入門人牛皆死而後已地產沈水香香必以牛易之黎人得牛皆以祭鬼無脫者中國人以沈水香供佛求福此皆燒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予莫能救故書柳子厚牛賦以遺之使以曉諭其

鄉人之有知者庶幾其少衰乎
胡敬齋曰老氏最姦待人處事皆要處其下居其
後非眞有謙遜自卑之心蓋見剛而居高者多
危僭而居前者多凶又見谷之卑下虛空衆流
之所趨故欲爲天下谷而專一守其卑下居柔
處懦其心實欲高於人先於人勝於人也其心
詐其機玄其穽深爲害甚酷後世用兵者多祖
之以取勝流禍不窮也
儲泳曰降箕之法甚多封書降筆者最異其封愈

多而牢。其拆愈易而疾。惑而信者多矣。不動全封。可隨意而書寫。或以天麻子油書之。不見其跡。此實唯拆書之術耳。然有挾此賚身者。故不欲著其所以拆云。

陳清瀾曰。陸子云。不專論事論末。專就心上說。象山一生論學總腦在此。愚攷孔門論學。罕言心。專說實事。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類。未聞不論事論末而專就心上說也。至孟子七篇說心始詳。然究其旨。皆是以

艮心對利欲而言。若象山之言心。乃對事而言。
一主於寡欲存心。一主於棄事澄心。二者言似
而指殊。正儒釋毫釐千里之判。愚嘗究陸學自
謂先立其大。甚矣欺人。夫孟子之先立其大也。
道心爲主而不使欲得以害心。陸氏則養神爲
主。而惟恐事之害心。惟恐善之害心。天淵之別。
若何而同也。孟子之先立其大也。曰心之官則
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陸學則曰。不可思
也。心不可泊一事也。氷炭之反。若何而同也。象

山假此語以飾已欺人而近世未有能破其說
者。故建不得不爲痛辨。
劉勘曰。謹按晏子春秋。齊景公病水十日。夜夢與
二日鬭而不勝。晏子朝。公曰。吾夢與二日鬭。寡
人不勝。我其死哉。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立於
閨。使以車迎召占夢者至。曰。曷爲見召。晏子曰。
公夢與二日鬭不勝。恐必死也。占夢者曰。請反
具書。晏子曰。無反書。公無所病。病者陰也。日者
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

愈。且賜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功也。晏子教臣對
也。公召晏子將賜之。晏子曰占夢者以臣之言
對。故有益也。使臣身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者
之力也。臣無功焉。公召吏而使兩賜之。晏子不
爲奪人之功。占夢者不蔽人之能。

程子曰。如陰陽卜筮擇日之事。令人信者必惑。不
信者亦是孟浪。不信如出行忌太白之類。太白
在西。不可西行。有人在東方居。不成都不得西
行。又却初行日忌。次日便不忌。次日不成不衝

太白也如使太白爲一人爲之則鬼神亦勞矣

陳明卿曰傳曰以理言之謂之天以主宰言之謂之帝天與帝究非有二也一理而已世之庸夫愚婦不諳乎此往往以爲有一袞冕丈夫號爲玉皇大帝據于靑天之上崇奉之則降福銷災不然則獲罪戾殊不知凡百所爲合理則福違理則禍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然謂之降者非從上降下之降皆本于吾心自有之天善惡一萌禍福隨之以其合在天之天

故有若降之然也苟如世俗之論動作不必合理但崇奉玉帝自能獲福然爲盜爲奸之徒亦嘗設齋誦經崇奉矣而終必敗露死于桎梏非命可見上天無私非如世俗之所謂也

朱子曰今人說輕刑者只見所犯之人爲可憫而不知被傷之人尤可念也如刼盜殺人者人多爲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爲無辜是知爲盜賊計而不爲良民地也若如飢荒竊盜之類猶可以情原其輕重大小而處之

何垣曰。學以養心。亦所以養身。葢邪念不萌。則靈府清明。血氣和平。疾莫之攖。善端油然而生矣。是內外交相養也。記曰。心廣體胖。此之謂也。

唐高祖時。太史令傅奕上疏曰。佛在西域。路遠言妖。漢譯其書。恣其假托。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稅。僞啓三途。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刑禁。輕犯憲章。且生死壽夭。有命自天。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

其為害政。良可悲矣。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即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下百官議。蕭瑀以為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者無法。請按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瑀不生於空桑。而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對。詔汰沙門。帝嘗謂奕曰。佛教至玄妙。卿何不悟其理。奕對曰。佛乃西域桀黠。誑耀彼土。用欺愚俗。中國邪僻之人。用

老莊玄言傳𥁞之無益於民有害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爽八十五而卒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

羅一峰與劉素彬書曰大抵習俗之溺人如醉者之酣於酒寐者之酣於夢也所貴乎君子者醉而能醒寐而能覺也習俗之醉夢人非徒一樣富貴也凡詩文之必於工科名之必於得皆是也自今以往科名之得失詩文之工拙皆洗淨而痛決之不使亂吾之念慮一意從事聖賢之

學研精義理檢點身心必至於成人而後已學詩文而至不過爲詩人文人而已學科舉而至不過爲官人而已學吾道而至則可以爲聖人可以爲賢人詩文科舉之學固有工之而不至求之而不得者也若夫道在吾心豈有求之而不得哉而世未有工而求之者醉夢於彼而不覺寤乎此也今士夫中稍有繩趨尺步者則群聚而譏之曰此道學也其中無定守者未有不隨而化矣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孟子曰修

爵而人爵從之道德既修名實既著則言語不
求工而自工爵祿不求至而自至若徒以文章
詩律足以自立則楊雄李白皆可以爲聖人而
爵位科名則世之宰相狀元何限其一時之富
貴氣燄雖足以歆動鄉閭而奔走天下之鄙夫
庸士卒與草木禽獸同一泯滅澌盡而無聞也
何足道哉
賀陽亨曰太祖平定天下之後以北平建都可控
制遠方以問廷臣此聖人高出萬世之見也而

翰林修撰鮑頻對曰。元主起自沙漠。立國在燕。今百年地氣天運已盡。不可因也。豈非風水之說乎。今燕都二百餘年。天下太平如一日。則地氣天運已盡之說爲誣罔。明矣。

歸震川曰。女未嫁人而或爲其夫死。又有終身不改適者。非禮也。夫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也。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者。是以身許人也。男女不相知名。婚姻之禮。父母主之。父母不在。伯父世母主之。無伯父世母。族之長者主之。男

女無自相婚姻之禮所以厚别而重廉耻之防也。女子在室。雖其父母爲之許聘於人也。而已無所與。純乎女道而已矣。六禮既備。壻親御授綏。母送之門。共牢合卺。而後爲夫婦。苟一禮不備。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女不自往也。猶爲奔而已。女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是六禮不具。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而奔者也。非禮也。陰陽配偶。天地之大義也。天下未有生而無偶者。終身不適。是乖陰陽之氣。而傷天地之和也。女

子幼從父兄嫁從夫從夫則一聽於夫而父母之服爲之降從父則一聽於父而義不及於夫蓋旣嫁而後夫婦之道成聘則父母之事而已女子固不自知其身之爲誰屬也有廉耻之防焉以此言之女未嫁而不敢適爲其夫死者之無謂也

程子曰孟子言舜完廩浚井之說恐未必有此事論其理而已堯在上而使百官事舜於畎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兄而使二嫂治其棲乎學孟

子者以意逆志可也
許魯齋曰貧賤富貴死生修短禍福稟於氣皆本
乎天也是一定之分不可求也其中有正命有
非正命者盡其道而不立乎巖墻之下修身以
待之然此亦有禍福吉凶生死修短來當以順
受所謂莫之致而至者皆正命也乃係乎天之
所爲也非正命者行險徼幸行非禮義之事至
於禍害桎梏死者命亦隨焉人之自召也
眞西山曰清談之弊起於晉魏而終於蕭梁其始

蓋宗老莊氏其末則有欲爲老莊氏之役而不可得者彼徒見老氏謂有生於無也故何晏王弼之徒設爲玄虛之論視事物之有形者皆爲芻狗是非成敗一不足介意於是臣不必忠子不必孝禮法不必事威儀不必修惟空曠無心不爲事物染著者乃爲知道固非先王之教之所許而於老氏本指亦莫之究焉蓋老氏謂天下之物生於有而有生於無是始無而今有也何晏輩乃悉歸之於無是豈老氏本旨耶自吾

儒言之形而上者理也形而下者物也有是理故有是物有是物則具是理二者未嘗相離也方其未有物也若可謂無矣而理已具焉其得謂之無耶老氏之論既失之而為清談者又失之尤者也若吾儒之道則不然天之生物無一之非實理之在人亦無一之非實故立心以實意為主修身以實踐為貴講學以實見為是行事以實用為功此堯舜周孔相傳之正法也自何晏戎衍以至殷浩雖皆高談空妙然於世之

名寵權利未嘗不深凿其情晏圖台鼎戎執牙籌衍營三窟浩達空函卑猥貪吝更甚庸俗不卽晏輩其以名寵權利爲有耶爲無耶夫既酷嗜而深求之是必以爲有矣夫何世間萬有一切皆無獨此乃眞有耶其視老氏之無爲無欲超然萬物之表莊生於千金之聘三公之位若浼焉者果如何耶此所謂欲爲老莊氏之役而不可得者也其始以之自利其身其終以之貽害於國蓋自晉及梁其亂亾如出一轍皆學老

莊氏而失之罪推原其本是亦老莊之罪也

陸道威曰十月之朔舉行鄉飲升歌之次友人有笑者曰此種聲容殊無足樂何益於身心性命予曰惟無足樂故有益於身心性命也古人鼓腹而歌擊壤而歌操牛尾而歌俱有甚聲容惟無足樂故為天下之至樂古人所以樂而不淫也若如今之戲劇倡優侏儒糅襍子女觀者且以為歡樂之極而不知已樂而淫矣喪名損德敗俗亂常其於身心性命求其無損且不可而

况於有益乎。